

香港 何 紫

圣诞卡上的莲花

何紫儿童小说选

学院图书馆

7.4
0

I287.4

40

香港 何 紫

006620



女子学院 0055836

圣诞卡上的莲花



儿童小说选

圣诞卡上的莲花

香港 何 紫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百花印刷厂印刷

787×1092 $\frac{1}{24}$ · 5 $\frac{1}{6}$ · 133,000

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

社目: 125-195 书号: 10309·75 定价: 1.30元

作者简介

何紫，广东顺德人。一九三八年阴历十月初十诞生于澳门，两个月后随母赴香港。不久，香港陷日，父亲病逝。战事结束时七岁，在香港读小学、中学。一九五九年后任教师三年，再转任《儿童报》编辑六年，并为《幸福画报》之特约撰稿人。二十多年来一直在香港多份报刊上写专栏，并致力创作儿童文学。一九七一年与友人合办儿童图书公司，一九七六年离开，另创山边公司，一九八一年办山边社，出版适合青少年儿童的书籍。

作品结集成书的有：《四十儿童小说集》、《儿童小说新集》、《儿童小说又集》、《二十六短篇童话集》、《苏斯的童话》（译作）、《我的儿歌》、《可以清心》（小品）等。

目 录

周记里的一个人	(1)
乡村的路	(5)
捣蛋鬼	(9)
用回忆染成的图画	(13)
妈妈没骗你	(16)
褪色的友谊	(20)
在陋巷理发	(24)
新生的路	(28)
所有东西都降价	(32)
求职	(36)
好保姆	(40)
一个错字	(44)
我的笔友	(48)
寒假的一天	(52)
冬季里的热带鱼	(55)
圣诞卡上的莲花	(58)
送别	(62)
金色的阳光	(66)
爸爸的童年	(70)
苏美美和寿美子	(74)
肚里的秘密	(79)
战蟑螂	(82)

素素	(86)
算术一百分	(90)
偏心	(93)
卖报童	(97)
折一只小船	(101)
我的爸爸	(104)
海边多快乐	(107)
尼罗河畔的来信	(111)
木棉花开	(115)
华仔的一文大银	(119)
我开垦的菜园	(122)
爸爸的纪念册	(125)
乘数表和玩具枪	(128)

周记里的一个人

抽屉里遗留下一本周记簿，簿面上端端正正写着“欧阳丽娟”，是上午六乙班留下的。美宝拿起这本周记簿，自然地翻开来看，首先触目的是先生的给分，是一个斗大的“甲”字，写周记也得到“甲”等，真不容易呀，美宝就留心看看它的内容了。

“早晨，我的枕头；早晨，我的被子；早晨，窗外那绿油油的叶子。啊，我今天起得分外早，因为，今天我有一个新的开始，这是新学期的第一天啊！”

“我检点好每一本新书，象司令检阅出发前的兵士。我满意地挽起新书包，朝着晨光，上学去了。”

“时间还早呢，我慢步踏着上学的路，一道长长的斜坡，还有百来级的石阶，仰头是婆娑的树影——这静静的校道我走了五年啦。这是我走的最后一年了，一年时光一定会在紧张的功课里匆匆溜过的，想起这是我即将毕业的一年，这是要离开可敬的老师、可爱的学校的一年，我的脚步就放得特别慢，生怕要走完这段路似的……”

“路上碰到了绮媚，经过一个暑假，她晒得象个铜人，她说这个暑假非游泳游个够不可，因为以后一整年都要在升中试的‘威胁’里度过了。她又秘密地告诉我，李先生当我们六年级的班主任。我双眉都扬起了！以前李先生当我们的语文老师，我就爱上了语文科，她讲课不但十分动听，还耐心指导我们课外阅读；去年我就在她引导下，读了整整十二本好的课外书。我还记得她上学期末的叮咛：‘记着，中国文化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你们有幸是炎黄子孙，首先要学好自己的文化，掌握好语文知识。即使你们升中以后，念的是英文书院，也别忘了我的话啊！’绮媚告诉我这个‘内幕消息’，说李先生当我们六年级的班主任，使我兴奋得跳起来”

了。”

美宝看到这里，心想：“这篇周记写得的确不错。不过，她第一篇就这样赞美她的班主任，难怪得到一个甲等评分了。”

美宝一边想，一边再翻过几页，看见每篇周记都写得很认真，评分都是“甲等”，或是“甲减”。翻到最后一篇，忽然看见周记后有几行先生的红色批语，美宝急忙细读：

“丽娟，星期二你告诉我的消息，来得太突然了！难道一定这么快就成行吗？不能让你完成了小学阶段再去吗？你是我的好学生，我难过极了！”

美宝看完这批语，觉得疑惑极了，她又急忙看最后一篇的周记，但是，这篇周记只谈她读过一本书后的读后感想，并没有谈什么“突然”的事。那么，星期二欧阳丽娟一定曾对班主任说过些什么，从批语看，那大约是要离开学校。美宝也觉得意外极了。她禁不住拿起一张白纸，在上面写道：

“欧阳丽娟同学：我是下午班的黄美宝，是跟你坐在同一座位的。真对不起，我没有在你的同意下，看了你遗留下的周记簿，但是，读过你的几篇周记，我强烈地希望能见你！希望你明天在校门外等我，我是个胖女孩子，书包是黄色的。你站在校门外的榕树下等我吧！黄美宝，即日下午。”

美宝小心地把字条夹在周记簿内页，又小心翼翼地把周记簿放回抽屉里。

第二天，美宝提早了二十分钟上学，挽着她的黄色书包，走向学校去，她急着要见见周记里的这个丽娟啊！可是来到校门外的榕树下，她没有看见有女孩子站在树下，只有一个男孩子，在树下跳着，要扯断一条从榕树上垂下来的气根。美宝急忙走到课室，看看抽屉，奇怪，抽屉里的周记簿却不见了，自然，她留下的字条也不见了。美宝心里想：“这分明是欧阳丽娟已经取回她的周记簿了，但是，她为什么没有应我的约呢？”

美宝又跑到校外，榕树下一样没有女同学，奇怪的是刚才跳起来摘气根的男孩子还站在那儿，而且焦急地不停看手表。美宝好奇地走近去，心想：“欧阳丽娟不会是一个男孩子的名字吧？”可是，她走近去，那男孩子也好奇地注意她，美宝怪不好意思的，转身要回学校去。那男孩子却追来了，美宝站着，那男孩子红着脸，说：

“你……你是不是有一个黄色的书包。”

美宝已经把书包放在课室里了。这个男孩子这么一问，她就越发觉得欧阳丽娟可能是个男孩子。美宝只好被动地点点头。

“那么，”那男孩子说，“你……你是黄美宝？”

美宝点点头，说：“你……难道有个女孩子的名字？”

“不，我叫陈国强。我是跟丽娟同位的。我只是想告诉你，丽娟已经自星期四起没有上课了。所以她不会在榕树下等你的。”

“怎么？她离校啦？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铃铃铃……”预备上课的电铃声响彻学校，美宝不能跟国强多说了，而且也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美宝只说了声“谢谢”，就跑回课室去了。

美宝呆呆地坐着，她又记起昨天看过的周记第一篇：“早晨，我的枕头；早晨，我的被子；早晨，窗外那绿油油的叶子……”丽娟一定是一个风趣活泼的女孩子。她又记起周记另一段：“……一道长长的斜坡，还有百来级的石阶，仰头是婆娑的树影……我的脚步就放得特别慢，生怕要走完这段路似的……”丽娟一定是一个深情的女孩子，她爱学校，爱老师，在老师影响下爱自己的文化，她深记着语文老师的叮咛，要掌握好语文知识……美宝越想，越觉得要见见这个女孩子，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找上午班她的班主任李先生。就这样，美宝下了一个决心，不怕冒昧，去找李先生。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钟，美宝就到学校去了。她是念下午班的，平日这时候她还在睡梦中呢！

在操场里等了一会，到八点钟，美宝就鼓起勇气，跑到教员室去。她怯懦懦地向进门第一个位的一个老师说：“请问，哪一位是六年班的班主任李先生？”

这老师托托她的眼镜眶，打量了一下美宝，然后和蔼地说：“我就是，你是谁？”

美宝怔了一下，她定神看看这位李先生，是个四十过外的老师了，她急忙鞠了一个躬，然后说：

“我想找欧阳丽娟，我是下午六年班的学生黄美宝。”

“唉，”李先生忽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站起来，亲切地拉着美宝的手，带她走到另一边放教具的窗橱前，从橱里拿出一个地球仪来。美宝越发觉得奇怪，李先生摘下了那厚厚的玻璃眼镜，眯着眼看着地球仪的下方，指着非洲大陆最下边的尖端，然后说道：

“丽娟是我教书以来最得我喜爱的学生，却也是最意外地离开我的学生。喏，你看看她已经离开祖国有多么远呀！这里，就是麦哲伦曾经绕过的最大的一个弯角：好望角，这儿有一个城市，叫做开普顿。相信丽娟已经平安抵达那儿了吧！我正焦急地等待她的来信呢！”

“这是怎么一回事？”美宝听得莫名其妙。

“丽娟的爸爸是一家光学仪器厂的工程师，最近厂方在开普顿设厂，就决定调她的爸爸去主理厂务，这样他们阖家就突然迁到那儿去了。她爸爸一直不愿意去，所以没有告诉他的家人。等到成为事实的前几天，丽娟才知道这消息，上星期二她在我的身旁哭了一个上午。唉，真难为这女孩子！”

美宝呆定了，直到李先生答应收到丽娟的来信，再给她一个地址，美宝才惆怅地离开教员室，惘惘然回家去了。

乡 村 的 路

我一直亲切地称她做云姐姐，她那时在师范学院里念书，她是看了报纸，应征来做我的家庭补习教师的。我一直反对妈妈替我请家庭教师，因为我的功课又不是追不上。不过，因为爸爸妈妈都在一家日报社工作，天天当夜班，爸妈总担心没有人管着我温习。这样，我和妈妈讲好了条件，来应征的教师我要先跟她谈谈，如果我不喜欢的，就不要用她。妈妈答应了。记得那天外边下着大雨，云姐姐却冒着雨来了，穿着一袭蓝色的雨衣，蓝色的斗篷把头裹着，进来时解开斗篷，头上居然是两条长辫子，鬓发仍沾满雨水。她还没有说话，我就喜欢她了。

云姐姐给我补习了整整两年，她简直成了我的好姐姐，妈妈都说我跟云姐姐的相貌很相象，我还学她那样，留了两根辫子呢。我每天在她快要来的时候，就把功课做好了，把书也温熟了，这样，她替我温习着实很轻松，只温习半小时，我就嚷着要她讲故事，后来，我知道她会弹弦琴，会下围棋，我就要她教我。她本来不肯的，她说：“你妈妈请我来是替你补习功课的，我却教你玩耍，你妈妈会以为我不负责呢。”我说：“爸爸妈妈都上班，很晚才回来，他们怎会知道？”

云姐姐还是不愿意，后来，我问过了妈妈，妈妈觉得我在家里寂寞，功课反正都做好了，就亲自向云姐姐说了请求她指导我的课外生活。这样，云姐姐变成我的生活指导教师了。

两年很快过去，云姐姐师范毕业了。我们阖家到她的学院去参加她的毕业典礼。毕业典礼后，我们在校园里碰到云姐姐的爸爸妈妈。原来云姐姐是个独生女，她的爸爸妈妈十分和蔼，爸爸是个退休了的公务员。

我们邀请云姐姐一家到附近一间幽静的餐厅喝茶。在餐厅里，妈妈说：“云姐姐，你毕业后有什么大计啊？还替我的女儿补习吗？”

006620

云姐姐微笑垂下头，这时候，云姐姐的爸爸说出了—个使我吃惊的消息：“我女儿快结婚了。”

我知道云姐姐才二十岁，二十岁的姑娘，对人生抹上了多少幻想的色彩，对未来寄托了多少期望啊！可是她怎么才刚刚放下书包就忙着去结婚？我心里着实奇怪，我坐在云姐姐右邻，我不禁执着她的手，俯下头硬要望着她低垂的脸，问她：“云姐姐，你，你真的这么快结婚？”

她点点头，甩开我的手。不知为什么，我心里一阵难过。

我妈妈忙说：“那么，恭喜你们啦！对象是师范学院的同学吗？”

云姐姐的妈妈说：“不，听她说是在上水—间学校实习时认识的，是—间乡村小学的校长。”

妈妈说了声：“哦……”就没有说下去了。我却禁不住低声啜泣，因为，云姐姐嫁到远远的新界去，她一定不会再替我补习了，而且，要见面也不容易了。云姐姐搂着我，说：“别哭，傻孩子。”

我们分手后，在回家的路上，妈妈对爸爸说：“云姐姐真傻，怎么要嫁到乡下去？她可以在香港找—间有名的学校做教师，慢慢再选择对象也不迟呀！”

爸爸却说：“这是缘份，说不上傻与不傻的。我以前看过—部文艺小说，叫做《乡村女教师》，写得很动人。云姐姐选择她的道路，也许有她的理想的。”

云姐姐结婚之后，果然也在上水—间学校找到—份教职，这学校却不是她丈夫当校长的学校，她说：“我不想两口子同在—个工作单位。”

云姐姐举家迁到上水去了。我和妈妈去送行。火车要开了，在月台上，在这短短的别离时刻，千言万语，无从说起。我和云姐姐紧紧互相依偎着，我和她的眼睛都湿润了。

这样，我和云姐姐分别了。我常常写信给她，但往往去了三两封信才来—封回信。她说她的学校不近上水闹市，附近是—大片草地，有很多蚊，学生大都是菜农的子弟，都很淳朴，有时家长把—些摘下来的新鲜菜送到学校来。她还说她偶然到学生的家里访问，看见学生都会养猪，会管理鸡舍。云姐姐还叫我有空到上水去探望她，她可以请我吃最新鲜的力康鸡蛋呢。

后来，我上中学了，功课也吃紧多了，加上她不大回信给我，渐渐地，我就

和云姐姐中断联系了。

转眼我又中学毕业了。考完了会考的最后一天，我们几个好朋友相约到沙头角附近的鹿颈旅行，听说那儿可以看见成群生活在大自然中的白鹭，我们都渴望一见“一行白鹭上青天”那诗的境界。

由一个同学的哥哥驾驶汽车，沿公路直去，汽车走了很远的路程，要停下来加油，并且大家都说要找个食物馆子吃点东西。这样，我们在一个地方下车了，我问道：“这是什么地方？”同学的哥哥说：“这是上水。”

“上水？”我叫起来了，我忽然想起了云姐姐，看着这地方，虽然是那么陌生，却有一份说不出的亲切感，我真希望在路上会碰到云姐姐，我要告诉她，如果我会考成绩好，我也决定去考师范学院，说不定师范毕业后，我也会选择当乡村教师，会跟云姐姐一道教书呢！我呆呆地站着傻想，同学大叫一声：“喂！”我才从遐想中回来，傻笑自己想得天真，想得太远。

在上水逗留了好一会，我总是东张西望，自然没有看见云姐姐。我们又乘上汽车到鹿颈去了。

到达目的地了，这里果然仿似世外桃源，山林寂寂，竹林下一泓泉水溅在碎石上，潺潺地把人带到一种恬静的境界里。有的同学已经拿起带来的望远镜，要远眺滩外的白鹭群，但是，我抬头却看不见半只白鹭的影子。我独自坐在石上沉思默想，没有注意树后有一个人在打量我，我发觉了，侧过头去看看，不由微微一震，始而惶惑，继而愣住。啊！难道真有这样偶然的事吗？难道这是可能的吗？看我的人微微翕动着嘴唇，可是却喊不出来。最后，我看清楚那明澈而又带着梦幻的大眼睛，看到那微微把头一侧的熟识的姿势，我才首先叫喊起来：“云姐姐！”我俩互相走前，我们紧紧拥抱，我已经噙着泪。

云姐姐已经没有了那两根辫子，剪了一个朴素的短发，看上去胖了一点，其他都和五年前一模一样。而我的辫子，象她从前那么长了。云姐姐捧着我的脸，左看看、右看看，说道：“薇，看见你，象看见我以前的样子。”

我说：“云姐姐，我正想做事呢！我考完会考了，如果上帝允许，我也去念师范，或者，我也到上水来教书！”

云姐姐笑了，她一笑，我就觉得她毕竟和从前不同了，她以前只会浅浅的笑，

现在，她却朗朗地笑了。她一定生活得很幸福吧。

这时候，忽然有一个十一岁左右的男孩子在后边，叫道：“司徒先生，张校长叫你吹哨子集合啦！”

这个大约是她的学生，看去黑黝结实。云姐姐握着我的手，说：“我们全校大旅行，来，看看我的学生。”

我跟着她来到一个生起火的火堆前，一个戴眼镜、看去颇瘦削的教师在一堆学生中讲故事。云姐姐拉我到那教师前，那人说：“喂，到集合的时间了，快吹哨子呀！”

云姐姐说：“别忙，我给你介绍，这就是我常说的李芷薇。”她又对我说：“这是张校长，是……是我的先生。”

啊！原来这就是云姐姐读完书就忙着下嫁给他的乡村小学校长！我笑着说：“张校长，我五年前就听过你的名字啦！”

谈起来，才知道云姐姐和她的丈夫合力办了一间乡村小学，并且颇有成绩呢！我欣羡地望着学生们亲热地倚偎着他俩。他们要集合了，我只好匆匆谈几句，我说：“你们收我吧！我回家跟妈妈商量，到上水来教书。”云姐姐又是爽朗的笑，说道：“念师范以后再说吧。”我笑着说：“唉，我不会这样幸运，能找到个乡村小学校长做伴侣啊！”

我又要跟上我的旅行队伍了。那天回到家里，跟妈妈谈起来，妈妈还是跟五年前的口气一样，说：“傻孩子！怎么有城市不住，想到乡下去？”

捣蛋鬼

夏夜。

夜空中布满繁星，星光闪烁着，快活地眨着眼睛，在张望。

女生宿舍前边的草坪上，坐着一群女孩子。她们刚下自修课，坐在这儿乘凉、谈笑，大约还有大半小时，就要睡觉了。

白天的蝉噪声都静下来了，白兰花开在草坪一侧，清香伴随着一阵一阵的微风，赶走了白天余留下的闷热。

“姚先生，姚先生，快来我们这边！”舍监姚先生从宿舍里走出来，小姑娘们就嚷着。姚先生今天把秀发束到后边，用一条头巾扎着，显得更随和端庄。她微笑着慢步走来，坐在一块石上。

“姚先生，讲个鬼故事吧！”小姑娘们又嚷着。

“鬼故事应该由你们说才对呀，你们不是有很多捣蛋鬼的故事吗？”

姚先生的话里头是有“骨”的，谁都知道，在姚先生接任这舍监工作之前，先后有两个舍监给这群爱捣蛋的女孩子气跑了。

还记得两个月前，姚先生刚来上任，第一次检查宿舍，就发觉不对劲了：有的床两张贴在一起，有的床三张贴在一起，床褥摆放得乱七八糟，墙上贴满各种各样的新潮海报，宿舍一角挂着一个镜框，那是镶着宿舍守则的条文的，就在这镜框上，却挂了几双袜子。

姚先生没有皱眉，没有摇头，她和蔼地向每个女宿生点头微笑，但她看见有人在向她扮鬼脸。姚先生要离开宿舍了，她才发觉不知谁把宿舍的门反锁起来。姚先生回头看看，女孩子们都哄然大笑。姚先生强忍着气，她闭上眼睛好一会，想起上任前校长曾对她说过：

“姚先生，我们学校的宿生都是华侨的女儿，父母都在外国，为了使下一代能接受中文教育，把孩子从老远的地方送来。这些女孩子知道她们即使再顽皮，学校也不会要她们退离宿舍的，所以她们从不把宿舍规则放在心上。唉，你上任时一定会遇到不少困难，但希望你不要退缩，想办法把她们管教好吧。”

姚先生想起校长的话，她又平静下来，索性转身坐在一张床上，她说：

“一定是门锁坏了，唉，这宿舍也实在残旧一点，喂，你们懂得髹漆吗？我提议这个星期天，我们全体宿生来一次宿舍大粉饰好吗？”

姚先生一边说，一边站起来，拉着靠近她的一个女孩子，说：“你喜欢给宿舍髹上蓝色还是粉红色？”这女孩子睁着一双大大的眼睛，说：“我喜欢蓝色。”

“对！蓝色不错，那叫人想起海洋。对了，我们要安排一些星期日的活动，看你们一个个皮肤白白嫩嫩的，很少晒太阳吧？我们一定要请求校长批准，借用校车，送我们到一个海滩去玩个够！”

女孩子都活跃起来了，不知什么时候，那反锁的门又开了，姚先生笑着说：“啊！谁懂得芝麻开门的魔术？门开了！好，大家快去洗澡，晚膳钟声快要响了。”

提起晚膳，女孩子们又都忽然垂头丧气，姚先生觉得奇怪，但她觉得这是紧急离开的时候，就不动声色的离开宿舍了。

姚先生离开宿舍，回到自己的房间，思潮起伏，她深深地觉得这些孩子任性极了，要好好管教约束，不容疏忽。不过，姚先生也晓得这些女孩子十分需要母亲一般对她们呵护和关怀，她轻声对自己说：“是的，只有爱护她们，才能管教好她们。”

晚膳铃声响了，她是应该到教师膳堂去吃饭的，但她却跑到宿生膳堂去。女孩子看见姚先生来了，都觉得奇怪，有一个还大叫：“吃饭不要舍监管！”连炊事工友黄伯也奇怪，姚先生却对黄伯说：“给我加开一份饭菜吧，我今天不想在教师膳堂吃饭。”

这天的菜是通菜炒肉丝和煎鱼，姚先生觉得味道也不坏，就是通菜老一点，饭硬一点。后来姚先生看看孩子们，她们都吃剩不少菜，看来胃口不好，姚先生就进厨房问黄伯，黄伯笑着说：“她们都娇生惯养，留着半个肚子回宿舍吃私家餐呢！”

姚先生再次到宿舍，从窗外看见不少宿生在吃饼干。“吃饭的问题”，姚先生把

这件事记在心里。

半夜里，姚先生起床，又跑到宿舍去，女孩子们都熟睡了，两张床贴近一起的，一张床空了，原来一个缩到另一个的床上一起睡。三张床贴一起的，就是三个人缩做一团睡。姚先生心里明白，她们有的一定自小不惯独睡，或是怕黑心理。这时清风习习吹来，姚先生替一些踢翻被子的盖上被，再回到自己的房里。

这一晚，姚先生的房里一夜亮着灯，她实在睡不着，一直在拟订改善宿舍生活的计划。

第二天放学后不久，姚先生又到宿舍去，宿舍里突然爆出“哈哈”的怪笑声，姚先生敛起笑容，不发一言，其中一个女孩子才尴尬地从背后拿出一个玩具笑袋，那怪笑声是从玩具笑袋的小唱碟里发出的。姚先生说：“一个人懂得严肃才懂得快乐啊！这个笑袋留到以后游玩的时候再拿出来玩吧！我现在来是要告诉大家三个消息：一个消息是我跟炊事的黄伯商量好，以后的晚膳可以在前一天选择吃饭或是吃粉面；第二个消息是宿舍里装一盏暗的长明灯，通宵亮着，方便大家半夜起床到洗手间；第三个消息是星期日决定粉刷宿舍的墙壁，校长的意思是不用你们动手，请外边的油漆匠来做。”

宿生们听见了，欢声雷动，有的人大叫：“姚先生，还是让我们自己髹油漆吧！”

姚先生觉得站得累了，就挪动附近一张椅，正要坐下去，一个人突然大声尖叫：“不要坐！”另一个抢过那张椅，姚先生回头看看，看见那一条椅脚碰一下就折断了。全场立即静下来，一个女孩子从人群中钻出来，眼眶发红，呐呐地说：“姚先生，是我们三个人的主意，有意把一张快折断脚的椅给你坐，希望你摔倒。可是，你……你想的主意都是为我们……”那女孩子呜咽起来了。

姚先生抚摸着她的头，转了一个话题说：“这样吧，我们今晚自修堂后到宿舍外的草坪开个会议，选举两个宿长，还商量自己动手髹油漆的事吧。”

星期六下午，宿舍里热闹极了，大家把床和柜移到宿舍中央，上边盖上旧报纸，宿生们分工合作扛来了高梯，拿起铲漆的工具，把墙上的海报撕了，一边唱歌一边铲掉墙上的旧漆。姚先生也用布裹着头，打扮得象个印度人，在中间指挥。原来校长同意她们负责铲漆部分的工作，星期日还是请工人来髹油漆。

星期日，她们大伙儿到海滩去玩。那是宿生户外生活的头一次呢。她们选举